

男人是泥做的



田雁宁 著
冉曙光

LAO QIANG CONG 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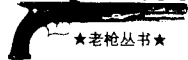
★老枪丛书★

时代文艺出版社

男人是泥做的

田雁宁 著
冉曙光

LAO QIANG CONG SHU



★老枪丛书★

时代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有违必究●

男人是泥做的

作 者:田雁宁 冉曙光

责任编辑:安春海

责任校对:韩 叶

装帧设计:黄成兰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吉林省九三彩色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32开

字 数:350千字

印 张:15.50

版 次:1998年2月第1版

印 次: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 000册

书 号:ISBN 7-5387-1206-2/I·1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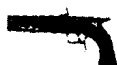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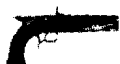
定 价:21.80元

田雁宁 男，四川铜梁人，1953年生于开江县。曾用名雁宁、雪米莉等。曾在大巴山插队落户七年有余，1981年毕业于达县师专中文系，现为达川地区创作室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其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和重要刊物大奖，并用英、法、日文译介国外。其长篇小说《无法悲伤》、《都市放牛》、《田雁宁文集》、《情空灿烂》畅销全国，赢得广大读者喜爱，被誉为当代中国文坛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

冉曙光 男，1951年生于四川开江县。曾在大巴山区当过知青、工人、教师，1976年毕业于达县水利电力学校。自幼酷爱文艺，1991年起定居成都从事职业写作，现为中外都市文化研究会理事，四川长篇小说创作研究会会员，已有长篇小说《东京家族恨》、《横穿感情线》、《女人是水做的》等十余部出版，是深受读者喜欢的畅销书作家。

内 容 简 介

在五彩斑斓的九十年代,如何面对世纪末现实生活中的动情女人,无疑是摆在男人们面前的一大人生课题。靓女傍大款,老板寻新欢,纯情更美丽,质朴更可爱。红男绿女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将当代社会的情感纠葛编织得扑朔迷离,情丝爱网密布都市,难解难分。本书以生动的故事,精彩的文笔,描绘一道复杂艳丽的情爱风景。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其人生哲理,足够读者朋友长久品味深深思索,并以崭新的目光和心灵,去迎接那个更灿烂的新世纪。



第一章

鼓停锣息曲终人散后，已是午夜时分了。

深冬的夜晚格外冷瑟，幽黑的天空酷似一道无底的深渊，路灯无力地支撑方寸昏黄。风在楼宇的空隙尖啸而过，射出一枝枝寒箭，击在街边行人紧裹的冬衣上。秃顶的法国梧桐在大道两旁站成一种肃杀，点点灯火的城市如一艘即将沉没的大船航行在黑海里。

徐青平卸完妆匆匆走出空空如也的剧场时，不由地打了个寒战。她伸手将围巾紧了紧，快步走出了剧场大门。

她的目光落在剧场门外的一个男人的身影上。那是一个熟悉的身影。徐青平感到身上暖和多了。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发自内心的欣慰，快步向他跑了过去。

“伟欣！冷不冷？”徐青平深情地看着那个男人，取下自己

脖子上的羊毛围巾围在了他的脖子上。

这是一位身材单薄模样平平的男人，脸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看上去一副腼腆知识分子的样子。

“青平！”男人低低地叫了一声，有些不自然地接受了她的这一亲昵的举动。

她紧紧地挽住他的臂，心里升起一股说不出的暖意。她抬起头，深深地看着他。他却轻轻地避了开去。“伟欣，你怎么了？”她问。男人的嘴动了动，却又什么也没说。“到底怎么了嘛？”她娇嗔地说，仰起被寒风吹得有些发僵的脸，轻轻靠在他的胸前。

“我……青平，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接你了。”伟欣低沉地说着，话音里带着轻微的颤抖，可能是过分地紧张和寒冷侵袭的缘故吧，他的身子在轻轻地哆嗦着。

徐青平拥抱着他，希望用自己身体还散发着舞台上的那股热气来温暖自己心爱的人。听到他的话，她的脸上掠过一丝忧郁，一双晶莹剔透美丽迷人的眸子里透出企盼的目光来。“伟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有些拘谨而羞涩的伟欣，不敢用目光正视徐青平。他的声音里仍带着微微的颤抖。“我……我不知该怎样说才好，青平，我……”

见伟欣那支支吾吾躲躲闪闪的样子，徐青平心中不觉紧张起来，她似乎已明白对方定是有难言之隐，而且，他那难以启齿的话中兴许对他俩之间的关系非常不利。可是，徐青平又害怕伟欣说出她最不愿知道的事来，因此她不敢再追问下去了。

徐青平脸上现出笑容，柔情绵绵地对伟欣说：“走，我们去吃火锅，天气这么冷热乎热乎一下好吗？”

伟欣淡然地点了点头。他的神情仍显得那么忧郁,显然,他心头被无形的忧愁笼罩着。

风冷的寒夜,街灯也显得黯然失色,就连七彩斑斓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也失去了往日的亮丽。整座城市都仿佛笼罩在严寒的夜幕中。

离锦江剧院不远就有一家名叫“七星椒”的火锅馆。传闻,这家貌不出众又无豪华气派的火锅馆是全市颇有名气的夜宵之地。徐青平不容分说拉着伟欣迈进了火锅馆,顿时,一股热浪扑来,周身很快就暖和起来。

热情的服务小姐为他俩安排了一个较为舒适的座位,并送来了香味扑鼻的茶水。

也许是天寒地冻的缘故吧,偌大的堂厅里也坐满了不知疲倦的食客。尽管此时已是深夜,可这儿的生意似乎是热火朝天兴隆旺盛,丝毫没有一点儿冷淡的势头。

伟欣轻轻拉了拉她,低声说:“青平,我看……还是回家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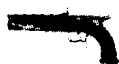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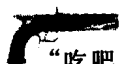
徐青平含情脉脉地睨他一眼答道:“怎么了,我的书呆子,嫌这里人多是不是?你就迁就我一回吧,好不好?”

说话间,服务小姐为他俩准备好了一切,不锈钢锅中那深红透亮的油汤已开始沸腾并散发出刺鼻的辣味。

不知是受风寒影响还是因辣味的刺激,伟欣还没来得及烫菜便捂嘴咳嗽起来。徐青平心疼问:“怎么,你感冒啦?我说过天气寒冷就不要在外等我啦,可你就是不听。”她为他递去餐巾用怜爱的目光盯着他。

伟欣摆摆手喘着气答道:“我没什么,也许是这辛辣的气味刺激了我。”

徐青平将烫好的菜一个劲儿地夹在他的碗中,柔声说:



“吃吧快吃点菜，别老是耷拉着头像要诀别的样子。”

伟欣似乎没有一点口味，手连筷子也没动一下。他抬起漠然的眼睛，那眼中闪透出凄楚的目光来。“青平！你为什么不问个究竟呢？这的确是我最后一次来接你啦。”

青平没有看他，只管埋头吃东西，一边说：“我实在太饿啦，如果不吃点东西，恐怕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了。”

伟欣冷漠地抓住她的手又问道：“青平！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青平甜美地笑了笑，可是她眼里却闪动着晶莹的泪花，伟欣已经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了。

“伟欣！为什么我们不说点别的呢？我不想知道本不应该知道的事，我只想同你在一起。”

伟欣又重新低下头去，抓着青平手腕的那只手又无力地松开了。“青平！我……我要结婚啦。你……你不会怨恨我吧？”

徐青平的头忽地一阵轰鸣，泪水禁不住滚涌而出，顺着她那俏丽的脸庞滴滴着。她放下了竹筷，极力抑制自己内心的伤痛，不想让周围的人发现她情感的骤变。

“伟欣，你说什么？”

伟欣不敢抬头，但仍重复着刚才说过的那句话。“青平！我要与别的女人结婚啦。”

她再也无法抑止心中的悲伤，倏地起身朝外狂奔而去。

伟欣迟疑片刻，又摸出一张钞票塞进服务小姐手中然后拼命地朝青平追去。

徐青平奔过大街扑向人行道旁的一棵梧桐树，伏在树干上呜呜地哭泣着。伟欣走过去想伸手去安抚她，此时一队巡警从他俩身旁走过并用置疑的目光盯着他俩。

“你在这儿干什么？都什么时候啦？”一位巡警非常严肃地问着伟欣。

惊慌失措的伟欣支吾着，神色显得很不自在。还是徐青平反应过来，她拭去泪水抬起头来对巡警微微一笑说：“他是我男朋友。”

青平的话语顿时打消了巡警的疑虑，但是他还是正色说道：“没事早点回家，别在外面逗留太久。”

徐青平点点头，拉着伟欣登上了一辆过往的出租车。

车在青平的单身房舍楼前停了下来，伟欣与青平一同下车，浓浓的霜雾已降临，空气显得十分干涩，好像就要凝固似的。凛冽的霜风夹杂着冰粒直朝人的身子里钻。

青平与伟欣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寒颤，又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

“青平！我……我是实在没办法才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原谅我吧。”

青平将头埋进伟欣的怀里，低声答道：“我不想听到这种自我表白的话语，难道你就没认真思虑一番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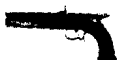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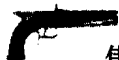
“我……我不配做你的丈夫，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怎可以与像你这样的明星生活在一起呢，别人会怎样看你？”

“伟欣！明星的头衔是舆论界给强加的，在你面前我什么时候摆过明星的架子？”

冷清的街沿旁投下一对长长的身影，空寂的城市突然显得异常的宁静。伟欣放开青平，仍耷拉着头，他仿佛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来说服这位与自己相恋已久的女人。

徐青平伤心地背过身去，不停地低声抽泣着。伟欣自感愧对于她，禁不住转过去轻轻地搂住她的肩头。

“伟欣！送我回家去吧，我的双腿好软好酸啊。”



伟欣没有拒绝顺从地搂住青平慢慢地登上楼梯。

这是剧院的公寓楼。徐青平尽管是名气小有的明星，可分得的房间却是一间，仅够一个人居住的，因为她不仅年轻而且还是单身。

伟欣将青平送至她的房门前便止住了脚步，仿佛前面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线一样令他不敢再前进一步了。

青平问道：“怎么，你要走了？事情还没有谈个明白，就是在分手之时也应好好地陪陪我啊。”

“青平！夜深人静啦，我不便在你家中久呆，要是被别人发现，对你会带来不良影响。”

青平毫不在乎地说：“我一点儿也不担心什么影响，快进屋吧，不谈清楚今晚你休想离开这里！”不等伟欣回过神来，她猛地将他拉进了自己的房中。

伟欣平日从未单独在青平的房间呆过，尽管他与青平情深意笃，但他俩之间的最后防线还从未逾越。因此，当伟欣被青平拉进屋时他竟然呆愣了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这是一间与宾馆的单人套房差不多相似的房室，门的旁边设有一个盥洗间。房子面积虽小可布置得雅致整洁，与一位年轻演艺明星来说是极其相称的。

青平进屋后便脱下了她那件挺漂亮的防寒服，顿时健美修长的身姿立刻展现在伟欣的眼前。“伟欣！你坐下吧，干吗老呆痴痴地站在那儿呢？”

伟欣没有脱掉防寒服，连青平围在他脖子上的那条淡红色的围巾也没取下来。他机械地坐在床沿上像一个木头人似的，一动不动地望着青平。

“伟欣！告诉我，她是谁？”青平凄然地背靠着窗边，两眼直直地盯着伟欣说道。

伟欣像个犯了错误的罪人似的，头又骤然低了下去，双手不停地搓着，浑身仍在不停地颤抖。“她……她与我一样，是位大学毕业生，由于古板矜持都二十六七还没有与男性恋爱过。”

“为什么偏偏碰上你这木鱼脑筋人了？哼，什么古板矜持，没有与男性恋爱过，我看是你的老情人吧？”青平冷冷地说。

伟欣垂下头，“不……不是这样的，是我们的领导牵线做的媒。”

“你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竟然将我们多年的情感一抛脑后，看不出来你竟然是个心肠狠毒的男人！”说着，青平又伤心地流下了泪水，不过，此刻没有哭出声来。但伟欣心中非常明白，这无声的悲泣比什么都更加难过。

房里的空气仍十分冷凝沉闷，青平与伟欣相互没有注视，各自在思忖着。

伟欣慢慢站起身来，走近青平的身旁声音低沉地说：“青平！我……我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的。”

青平猛地回过头来气急怨恨地嚷道：“什么迫不得已，她用枪逼着你答应啦？哼，这绝对不是你的真正原因！告诉我，倒底出了什么事？”

“我……我真是有难言之隐啊。”

青平一把抱住他，用力摇晃着他的身子，“有什么难言之隐，你就直说了吧，也许我会帮助你改变这一切。”

伟欣长叹一声后，又背过身去用双拳不停地砸着自己的头。“都怨我自己太笨太没用啦，两年的心血竟在顷刻之间化为泡影，我……我对不起他们。”

徐青平仍在不停地摇晃着伟欣，含泪疾声问道：“这倒底

是怎么回事？你快说，快说啊！”

伟欣低下头，良久良久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两年前总公司上了一个新项目，还拨了一笔可观的研究经费。本来这个项目是打算让另一个部门来搞，我……我看到这个项目很有发展潜力，而且可以发挥我的专长，就毛遂自荐要独力承担这个项目。我们科长平日不怎么看重我，但那一次却不知为什么对我特别关心，全力向总公司推荐我搞这个项目，还将他的侄女，就是那个女人……调到我们的部门给我当助手……”

青平冷冷一笑，“这么看来，你们是蓄谋已久了。”

“我……我从来就没有什么别的念头，青平，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人……”

青平无声地哭泣着，死命咬着自己的嘴唇。

伟欣的眼里已依稀有泪，“我原本以为完成这个项目后，不但能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能力和……而且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奖金，我们就可以结婚了，没想到……”他用力打着自己的头，“没想到在就要完成的时候，由于我的一个计算上的失误，不但使项目完全失败，而且以前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报废了……我……我真该死……”

青平抬起头，平静地看着他，“这就是你要离开我的真正原因？伟欣，没有钱，我们一样可以在一起啊。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对我说一声？”

伟欣摇摇头，“我……我想给你一个惊喜，所以一点儿也没有告诉你。但事情的后果却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总公司的领导因为这个项目的研制失败大为光火，更严重的是另外一家公司抢在我们前面研制了出来，所以我……我就更难逃责任了……因为在我研制这个项目之前，同总公司签了一份合约，如果项目出了问题，我就将承担一切责任。青平，我

……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后来，科长答应在总经理面前替我说情，他同总经理是老同学，但条件就是……就是……”

“就是同他的侄女结婚，对不对？”青平冷冷地说。

伟欣无力地低下头，“他正是这个意思。”

“你就这样答应了？”

“不，我没有答应。但他说如果总公司一旦追查下来，我将面临被推上法庭的后果……青平，我……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青平软软地坐了下来，眼光是出奇的无奈。看着面前这个一脸苍白的男人，她只觉得自己快要垮掉了。良久良久，她轻轻地点了点头，“你……你走吧，让我一个人呆着。”

伟欣站起来，眼光是担忧而胆怯的。他看着她，然后慢慢转过身向门边走去。

青平突然抬起头，“等一等。”

他转过身，有些意外地看着她。

“你先坐下。”青平指了指椅子，转身进了盥洗间。

当她重新出现在伟欣面前时，她身上不再是冬装素裹，而是一件薄如蝉翼的睡袍包裹着。那妩媚艳丽的身姿，浑圆丰腴的乳房均隐约可辨。尽管天气寒冷，可美丽性感的青平神情自若口唇微红，似乎一点儿寒意也没有。

伟欣惊愕得张大眼。在与青平几年的相恋中他还从未真正看到过她的身体。他被这近乎完美的身体所震撼，呆呆地坐在那里，连呼吸声也几不可闻。

青平缓步来到伟欣身旁，将室内的灯光又调暗了许多，这时，她的脸上透出极美的笑容，眼里放射着迷人的光彩。青平猛地抓起伟欣的一只手牢牢地贴在自己的胸脯上，瞬间里，伟欣全身像触电似的猛颤了一下，他清醒地感受到自己的手掌

完全触到青平一只柔绵而极富有弹性的乳房。

青平毫不顾忌地用手取下他的围巾，又慢慢地解开伟欣的衣扣。“伟欣！搂紧我吧，我好冷好冷，在这世上只有你能给我温暖和爱。”

伟欣木讷地盯着青平，全身僵直，双手机械地搂着她那纤细的腰肢，身子仍在不停地颤抖着。是紧张还是迷茫，是激动还是慌张，伟欣自己也说不清弄不懂。

“别……别这样，我……我不能这么做……”

青平脱下伟欣的衣服又将他推倒在床上，她掀开被盖将两人的躯体紧紧地包裹在一起。“伟欣！别说什么啦，我要将自己的整个身子都给你，来吧！你这个笨蛋，快动手啊，还愣着干什么？”说罢，青平毫不犹豫地拉下身上惟一的遮掩物，一具鲜活艳丽而白皙柔美的胴体已完全暴露无遗。

然而，伟欣被青平的举动所震慑，霎时间他心中的迷惘与困惑很快变成了恐惧与胆怯，尽管他的双手已触及到青平那赤裸光滑的胴体，可他仍然惊恐不已地抬起身来。“不……不，青平！我不能这样做，不能让我的怯懦来玷污你的身子和你的清白。”

徐青平紧紧抓住他的胳膊还拉着他的身体恳求道：“伟欣！既然我已决定了，你能让我失望吗？”

伟欣直摇晃着头脸上露出极其为难的样子，眼里还闪透出痛苦的光芒来。“青平，我不能，决不能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来。我要保住你的清白你的名声，我已经对不起你了，我不能这么做……”

伟欣对她的拒绝无疑是给青平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个女人用自己的纯贞也难挽回恋人的爱心，可想而知，此刻青平的内心是多么的难受和痛苦。青平猛地将伟欣推下床去，歇斯



底里地吼道：“你滚！给我滚出去，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你啦。”

伟欣抓起自己的衣服慌张地套在身上，他走到门边迟疑地望了望青平，然后打开门无声无息地走了出去。

她的泪水在房门关上的一刹那流了出来。

她用被子紧紧地堵着嘴，眼泪在她的脸上簌簌滑过，留下一道道苍白的痕迹。

“我这是怎么了？”她在心底里问自己。

没有谁能回答出这个问题，连她自己也不能。

凡是到过蓉城的人都会清晰地知道青年路是该市最繁华最兴旺的服装一条街。

这条不宽不华丽的街道两边布满了专做服装生意的小商贩。这些无论是男是女或老或少的商贩全是生意场中的精灵，别看他们其貌不扬穿着一般，可他们的资产是一般人无法估算和比拟的。

凡是来蓉的外地人或是服装生意人，除了火车站旁的荷花池批发市场外，这青年路也是非去不可的进货之地了。

天一开明，青年路上的小商贩们比吃铁饭碗的职工还守时，他们很自觉地来到这儿立刻忙着开张前的准备工作。

到了太阳跃起一竿子高时，这条街上已是拥挤不堪了。

叶菁菁虽然在这条街上吆喝了一年多，可她仍算是生意场中的新手，无论在进货销货的方式方法上她都比老练的商贩们略逊一筹，所以，她的摊前总是比别的人要冷清许多。

叶菁菁以前曾是市针织厂的一名女工，高中毕业后顶替母亲的位置成了一名收入菲薄的织袜女。她经受不住那循规蹈矩的上下班制的约束，在同学们的鼓动下毅然弃工经商到

青年路租下一个摊点,做起服装生意来。

叶菁菁的服装品类与别的人有所不同。她瞅准了当前众多青春靓女所追求的服装款式潮流,特意从广州深圳购进许多样式独特色彩明快的新潮时装以满足这类人的需求。

可事与愿违,叶菁菁的一番设想和心血并未换来满意的结果,一年多的生意经历留给她的却是严重亏损。对此,菁菁为了赚回亏损,不得不利用自己的容貌再精心打扮一番以此招睐更多的买主来。

无疑,菁菁的这一套以美色诱客的方式的确给她带来了明显的改观,渐渐地她那摊前也拥上了不少的购物者了。

一辆漂亮而簇新的木兰轻骑停在叶菁菁的摊位前。漂亮而妩媚的摩托女郎架好车,兴致勃勃地来到叶菁菁的面前。此刻摊前的顾客并不多,当那摩托女郎摘下脸上的墨镜时,菁菁一眼便认出她来。“玲玲!什么风把你刮到我这儿来啦?看你,打扮得真漂亮,可以做封面模特儿啦。”

叫玲玲的女孩像大牌明星一样地走近菁菁身旁,春风满面容光焕发地说:“菁菁!生意怎么样,红火吧?”

叶菁菁苦涩地摇了摇头答道:“难啊,如今的生意不好做,吃这碗饭也实在太难啦。”

玲玲的到来,似乎菁菁的生意又冷淡了许多,从她俩身旁走过的人只是抬眼张望却无人问津。菁菁没在意,她心情已被这位出色的摩托女郎所激发了。

“菁菁!看你这寒酸劲,一个风采照人的靓妞成天在这闹哄哄的街上拼命地吆喝挣几个苦命钱也太乏味啦,如果是我,才不会干这等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呢。”

见玲玲那副高傲神气的样子,全身仿佛散发出艳光逼人气息来。凭她那阔气的打扮便知,她定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富